



铁血熔铸九十载（二）

秋收起义引兵井冈山

杜浩



在我党党史军史上，共有三大著名武装起义，这就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是继南昌起义之后，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

关于秋收起义，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毛泽东描写秋收起义的诗《西江月·秋收起义》。关于秋收起义的图书出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有亲历类的，比如罗章龙和何长工等人所著的《亲历秋收起义》；有信函类的，比如罗荣桓、谭震林的《亲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有纪实文学、文学演义类的；还有故事类的……较早的要算萧克和何长工主编的《秋收起义》。

2007年7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亲历秋收起义》，收集了罗章龙、何长工及其他多位亲历秋收起义者的文章，共计22篇。他们

在红色暴动秋收起义前后浴血奋战的经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顾生命凶险的革命斗争传奇经历，为此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史料素材，成为研究中共党史、军事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珍贵文献。罗章龙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早期的工运活动家，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曾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共创建时期的党员之一，曾在1927年秋任中共湖南省行动委员会执行委员，参与秋收起义领导工作。何长工，是我党卓越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毕业于湖南长沙甲种工业学校，后赴法国勤工俭学。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

翻开《亲历秋收起义》一书，“出版说明”篇幅不长，但有“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性质，开宗明义指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的部署，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毛泽东与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于1927年9月9日，在湘赣边界地区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工农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又一次的规模武装起义”。随后概括了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中的重大作用和贡献以及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秋收起义是我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的革命道路的开始，是从组织上、思想上和制度上创建党和人民自己的军队的开始，可谓是建军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

亲历类的回忆文章，特点是史料丰富，记叙事实详实，历史事件细节过程真切具体。这在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中都有朴素真实的原始反

映，构成了《亲历秋收起义》一书内容和叙事风格的审美特色。

整个秋收起义过程中，毛泽东与中共湖南省委发挥了重要作用。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



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并确定集中力量在湘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在书中，罗章龙的《回忆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以自己在这段时间“以中央委员身份去帮助湖南省委”的经历，回忆了毛泽东同志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整顿党的组织，改组省委和县委，“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以共产党名义领导起义”，组织武装暴动的完整过程。

1927年9月9日，以毛泽东为

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领导共一个师三个团的暴动队伍在修水、安源、铜鼓三地行动起来，起义烈火在湘赣边界熊熊燃烧。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秋收起义严重受挫。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毛泽东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

力的过程。”

秋收起义军“引兵井冈山”，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召开前敌委员会，鉴于部队战斗力虚弱，干部和战士思想混乱、消极悲观等原因，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支部建在连上”的“三湾改编”。这在罗荣桓写的《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清晰记载。“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使我军“有了政治灵魂，明确的行动纲领”，“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

秋收起义突出特点是，它不但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人数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起义，最早树起了第一面“中国工农革命军”军旗……书中刘先胜的《武装起来的安源工人》就反映了这种革命特质。从1921年起，安源煤矿工人就是工人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文中重点写了“不平常的1927年的中秋节”来临之际，在党的领导下，“矿警队二百多人，工人纠察队六百多人，和临时用梭镖、大刀、竹竿武装起来的工人，一共三千多人，再加上萍乡的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在安源、醴陵工农武装进行武装暴动，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的过程……

何长工的《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集中回忆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受挫后及时改变战略决策的过程，叙述详尽，提供了大量史实，并指出“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是在中国革命急剧变化的紧急关头的一个转危为安的伟大转折点，其间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和艰难曲折



《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120册出齐

近日，中央档案馆和中华书局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国家图书馆赠送了新近出版的《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二辑）。

该书内容来自1951年起我国对所关押日本战犯的审讯记录，共收录842名日本侵华战犯的笔供，收录档案约6.3万页，绝大部分供述为首次公布，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第一辑50册已于2015年8月出版，此次第二辑70册的出版，为该套书出版的庞大工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主题出版项目，由中央档案馆主编，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表示，“笔供选编”是中华书局近年来承担的国家出版基金特大型项目之一，政治性强，内容复杂，出版时间紧，出版要求高。由于图书内容的特殊性，编辑们力求严谨，全书编校不下5个校次。面对侵略者犯下的残忍罪行，每次审校都是对大家心理承受力的考验，也一次次加深了大家对这段历史的深刻认识。（何明昕）

《说秦腔》 探讨古老戏剧生命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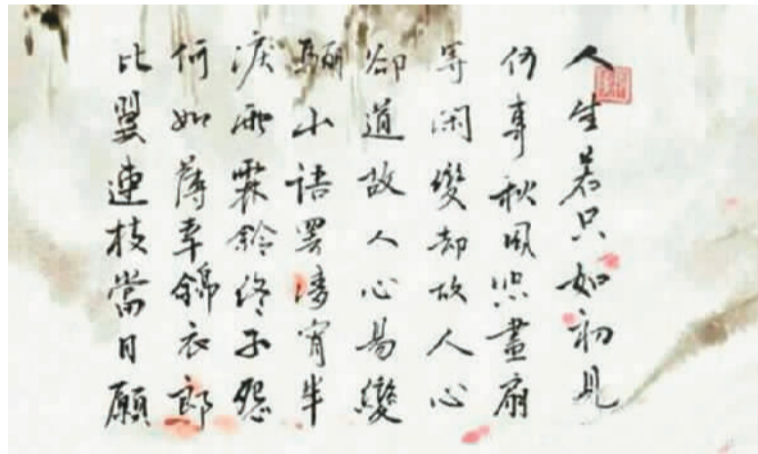
《说秦腔》（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剧作家陈彦关于秦腔艺术的随笔集。他从历史、戏、人三个角度深入观照秦腔这种古老的戏剧艺术，追问戏剧艺术千年不衰的生命力量，开掘民族传统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呼唤照亮温暖普通民众的心灵烛火。艺术与生活、艺术与人生从来是不可分割的，这部《说秦腔》说的是艺术，其实更内在的核心是要提倡一种有操守、有作为的艺术创作。已故著名作家陈忠实为这部随笔集写了跋，他评价《说秦腔》：“说人叙事，严密客观；论事辩理，鞭辟入里，时见义正辞严的凛然之气，又见汪洋恣肆的洒脱。”（回音）

《上东城晚宴》 展示世界性难题



《上东城晚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作家唐颖的长篇新作。害怕平庸的上海姑娘里约，在纽约上东城一次聚会上结识了华人艺术圈中的传说于连。与其说里约难以抵挡于连的魅力，毋宁说她难以抵挡激情、成功、优越感带给她这个都市女孩的诱惑。但是于连的忽冷忽热让她怨怒，她试图摆脱这种无望的关系，然而于连的魅力、强悍的实力又一次次让她那武装起来的心卸下盔甲。最终，不能接受游戏规则里的于连离开了于连，离开了这个像于连一样光芒万丈又冷酷无情的城市。一段恋情戛然而止。

然而，几年之后，她又回到了纽约，并在这里扎下了根……《收获》主编程永新评论：“一对成熟男女在物质世界里的缠绕，那样撕裂，那样焦灼，在细腻中慢慢积蓄巨大的能量，最后归于平淡。唐颖的作品属于现代、属于南方，但它展示的又是世界性的难题。”作家孙甘露说：“这是一部上海和纽约的对照记。非常适合年轻人来读，也非常适合年轻人、年龄不是非常年轻的人回望青春。”（木印连）



纳兰容若的词情人生

林颐

简对纳兰词自当信手拈来，游刃有余。诗言志，词言情。词体之所以能发生，能成立，皆因心里有些情感要跑出来，或渐渐地沁透，或汹涌地奔腾。“无言独上西楼”，掩藏后主对故国的缅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表达苏轼对子由的思念。词之好，要有情。他们都是多情。

恩爱难白头，情深却不寿。结缡几载，纳兰尽写卢氏之美。“紫玉钗斜灯影背，红绵粉冷枕函偏”，她睡了，他耿耿边眠；三两日的别离，他就想得慌，喃喃“一种烟波各自愁”。文人常寄情歌女，夫妻之情人诗，却大抵举案齐眉，即便“不思量，自难忘”，也是克制的。易安是异数，“笑语檀郎，今夜纱橱秋凉凉”；纳兰更情浓，竟写了《鬲云松令·咏浴》，“暝人轻潮，刚爱微风醒”，描摹妻子沐浴的场景。唯有深情不可抵挡。在爱人的眼里，对方时刻美好。定要写出来，这才好。

鸳鸯交颈，最怕凤鸾寡孤。“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后来才知道，“当时只道是寻常”。永失爱侣，无际茫茫，词艺却上了层楼。一首一首，在回忆里铭记她。在我们的想象中，卢氏与纳兰，仿佛李清照与赵明诚、林徽因与梁思成，才学可堪匹配，情致格外高雅。阮易简破除了这类迷思。卢氏出身两广总督的官宦家庭，本人却并非才女，不会写诗，也不会填词。但是，“她是他最好的聆听者，是他的真心的仰慕者。她是最能够听懂他的人……”懂，最重要。宝玉为何爱黛玉？大观园里的女孩子，哪个不美，不可爱，没有才情？但是，黛玉是最“懂”他的啊。

乾隆读《红楼梦》，说：“此明珠家事也。”《红楼梦》据传就是以纳兰家族为蓝本，明珠和容若正是

贾政和宝玉的原型。初初看到《一生一世一双人》，我以为主要讲述纳兰的爱情，其实不是的。副标题常比主标题更能揭示主题，“纳兰容若的词与孤独”，以纳兰词和词背后的故事串连他的人生。“孤独”才是渗透词与人生的主题。纳兰的孤独感，曾经因为卢氏的相伴而有所消退，随着卢氏的离去则越发深沉、无望。

他的孤独，来自于他与父亲的背道而驰，更来自于他与族群格格不入。阮易简的挖掘拓展了作品的深度，带上了历史的气象。明珠如何从被边缘化的失势家庭背景中崛起成为重臣？明珠的福晋是英亲王阿济格的第五女。当时，阿济格在兄弟之争中落败，收监赐死，抄没家产，革除宗籍。明珠却敢“捡漏”迎娶罪女，就此接近了王室的核心圈子。明珠在兵部尚书任上最大的功绩是支持年轻的康熙皇帝削平三藩。明珠的发迹史与清初诡谲的政治风云紧紧牵连。明珠对子女的教育独具眼光。然而，儒学文化熏陶的长子容若，却渐渐地脱离了他的掌控。不同于父亲的长袖善舞，容若追求性灵的天空，追求野鸟春花、露滴草尖的自由。很显然，担任康熙近侍、伴驾左右的这种生活，他势必感到拘束、苦闷而不得开心颜。他的汉化程度如此之深，又使得他时时担心是否会不小心触及帝皇的满汉政策。他在高压下生活，敏感且脆弱，绷紧了弦，终至断裂。

纳兰容若的词，用全部生命写就。王国维评其曰：“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出入之间，故园已无此声；幸而还有词，隔着山重水复，尚可白首不相离。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我与书

书如故人

鲁珉



一本书，先看首，再看尾，接着看中间。一天看一点儿，好长时间才会看完。遇着事儿，或是不想看了，就用一只小卡片做个记号，好下次接着看。

一本书看久了，也有感情了。拿在手上，有先前的手温。犹如与一个人交往，慢慢地就如同亲人般。两张渐旧的脸上，有多少斑点，眼角有多少皱纹，一眨眼一微笑代表什么，都心中有数。

两个人都不会为见面特意穿上正装，进屋了，随便一坐，茶都是自己来泡。饭熟了，自己坐上桌，酒杯在哪里，清楚得很。

与一本书的相处，也是如此。翻着翻着，旧了，书角都折了。或是泛黄，还会破了。可拿手上来，依旧很亲切。有一段描写去海边看海鸥的桥段，大致在多少页，也记得清楚。沙发上，书桌上，阳台上，都有随手乱放的书。

偶尔一阵风吹来，书就翻开了。想起那句古诗：“清风不识字，何乱翻书。”

由于喜书，也就喜欢去旧书市逛。有时，看见书贩拉一小斗车书，论斤卖，一斤两元，没有白菜贵。

实体书店越来越少。仅剩的几家，平日里也难得见到几个人买书。曾见过几个女大学生模样的，为凑齐一套《张爱玲全集》，把堆在墙角的一座书山翻了个底朝天，一本本精挑细选地凑成一整套。交钱时，

老板说给10元意思一下。

我听了心里一怔，一本书还不到1元钱。老板一定是被她们那份执著感动了。

我常常梦见我刚参加工作的那些年，单身宿舍里，一个大木柜，就装了书。那时单纯，也没有什么社交活动，更没有麻将手机，能够有的，就是书。还真感谢那个时段，我读了那么多的书。文学的，哲学的，科幻的，五花八门，没个定数。

来到这座城市后，无数次梦见那间宿舍。梦境几乎一样，不停地收散落在房间里的书，总是收不完，装不完。梦里的我，年轻，心情愉悦，看见一本又一本的书，像是相识已久的朋友。收好了，便去坐沙发。或是泛黄，能够赶上。一脸的无奈，背上是一大袋子书，阵阵书特有的墨香味。

再后来，偶尔写下一点心灵感受，回味下那些不可复制的过往，投出去，被编辑老师看中，发出来，心里特高兴。

前几天，独自整理书房里杂乱无章的书，有一本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仿佛故人重逢一样，突然想到第一次读它的时候那种不知所措的情形。读一遍，不行，不知其理。再三读，方知其表。

看着那些躺在书橱的旧书，对于我这个非常恋旧的人来说，都是珍宝，犹如陈酿，越久越香。

与书同游，共度华年。视书如故人，情谊深入骨髓。